

1975年4月

1

星期二

共同社述评

## 《由于岷港陷落，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

【共同社东京三月三十日电】(述评)题：由于岷港陷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力量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转为优势

特派记者水藤西贡三十日电：南越解放力量控制了北部城市岷港，从而使它同西贡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军事上说，已经完全控制了北部的五个省，可以说剥夺了西贡军队反击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说解放力量方面获得了战略据点，这样就可以挥师南下攻陷中部沿海地区的其他还留在西贡方面手里的城市。

美国军队过去在这里建设了大型的军用机场、海军基地、包括船坞在内的海港设施，还有包括火力发电厂在内的各种工厂，所有这些虽说不能毫无损坏，完整地交出，但是显然总有一天会成为解放力量方面的军事、经济力量的基础。

有消息说，在军用机场上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军用飞机和直升飞机，在海军基地放弃了舰艇。这些飞机和舰艇对解放力量方面建立空军和海军也很可能发挥作用。

在经济方面也是这样，过去一直被封锁在内陆和山区的解放力量，终于获得了岷港这个天然的良港，必将开始加强同友好国家的贸易关系。岷港附近不仅设有发电厂，还有比较完善的水利设施，环境条件是很好的。西贡政府的岷港发展计划已成泡影，而相反地解放力量方面的经济建设也许会发展起来。

总之，解放力量方面夺取了岷港就是达到了这次旱季攻势的重要目的，就是肯定无疑地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

西贡方面的反应，使人感到就是所谓茫然若失。他们当中有明显的失败情绪，说岷港一旦失守，就不可能再夺回来。因此，与其谴责

“解放力量方面撕毁巴黎和平协定”或“违反协定”，还不如从现状出发，全力以赴，防卫第三军管区(西贡周围)和第四军管区(湄公河三角洲)——这种主张只搞防御的、走投无路的情绪正在蔓延。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六日电】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盖伊·霍尔沃森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河内的军队给了五角大楼留下很深的印象》，摘要如下：

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对他们认为是北越在过去几周里所取得的军事进展中的“作战灵活性”和“果断”私下给予很高的评价。

显然，共产党过去的攻势的凶猛和推进的速度，以及南越突然从中部高地撤退，已使这里的许多军事分析家目瞪口呆。

五角大楼的一位分析家说，现在国会新出现的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情绪可能把时间

表提前。

这里认为共产党攻势的主要因素有：

1、灵活性。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说：“共产党人已证明他们是善于掌握时机和机动性的能手。我的确认为，我们这里的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能那么迅速地抓住机会。”

2、火力和装备。这里普遍认为，北越去年得到苏联和中国十六亿美元的援助，一种说法是北越正在把最好的设备源源运往南方，从大炮到坦克都有。过去几天在顺化和三岐及广义这两个省会周围进行的激烈的战斗(这些城市都已陷落)中，便是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对付撤退的政府军。

这里的一位官员说：“共产党的攻势当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位官员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共产党随后对湄公河三角洲发动攻势，从北面、南面和西面逼近西贡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性：朗诺的离去可能会引起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全面崩溃。

【路透社曼谷三月三十日电】柬埔寨前代理国家元首郑兴今天在这里说，他离开柬埔寨是为了利于举行和谈。

郑兴于昨天到达这里，准备于今晚前往巴黎。

他在向报界发表的讲话中说，柬埔寨的局势“当然十分严重，但还不是完全绝望”。

他说，他离开金边去巴黎是为了治病，“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爱国公民，应当为进行任何和谈准备条件”。

他说，他非常希望“能在数天之后迅速实现停火，结束柬埔寨的一切灾难，为和谈开辟道路”。

【美联社金边三月三十日电】朗诺的社会共和党和党总书记班索蒂说

### 朗诺将于四月一日离开金边

#### 郑兴在曼谷称他逃离金边是“为和谈准备条件”

记班索蒂今天说，朗诺总统将于四月一日离开金边，以期加强他的政权的日益削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并为同共产党领导的叛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铺平道路。

班索蒂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早先的一些消息，他说，这位腿有些瘸的六十一岁的国家元首将先到印尼作一次短暂的正式访问，然后赴夏威夷就医。

班索蒂说，朗诺将保留其总统头衔，他离开柬埔寨将被认为是“暂时的”。

班索蒂说：“我们希望他离开后将在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留在金边的所有人中造成一种新的信任气氛。我们

希望这种气氛将使我们军事和政治地位得到加强，使对方能同我们进行会谈。”

他说：“当然，我们知道将会有许多问题，但是，这是我们可利用的最后一次机会。”

班索蒂也是朗诺内阁的一位部长，他说，朗诺离开柬埔寨的决定是在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幕后施加了“外交压力”之后作出的。

班索蒂称这种压力是“你若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帮助你了”这样一种压力。

班索蒂表示，柬埔寨政府希望朗诺离开柬埔寨将使美国国会在援助柬埔寨问题上的表决变得对柬埔寨有利。另

外有些人士说，希望继续得到美国援助也许是朗诺决定离开的主要动机。

他说，柬埔寨政府将“要求美国提供武器直到举行谈判。投降是太难做到了”。

根据柬埔寨宪法，朗诺的职务将由参议院议长苏金奎作为“临时”国家元首来接替。班索蒂不愿就朗诺离开后将具体采取什么政治方针进行猜测，但是他说，将设法吸收过去的反对党的人员参加新政府。他说，根据柬埔寨的现状“几乎不可能”预见会举行选举。

班索蒂承认将会有“许多不测的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种可能

报英道报

## 《大多数美国人把印支战争一笔勾销了》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三月二十九日刊载斯蒂芬·巴伯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题为《大多数美国人把印度支那战争一笔勾销了》，摘要如下：

一星期来从南越和柬埔寨传来的越来越阴郁的消息，加上晚间通过卫星横贯太平洋传来的恐怖的彩色电视片，看来已经加强了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趋势，这些趋势正是福特总统在十二天前的重要政策讲话中警告提防的。

国会收到的信件、民意测验以及报纸和电视台对老百姓进行的访问讲话，都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归纳如下：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政策必须作为一项无可挽救的失败而立即一笔勾销。应当继续为人道的目的慷慨地花钱，但是补充西贡和金边军队的给养将只会增加这场苦难。

换句话说，美国人民在国内处于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现在准备真正把帝国疆界收缩了。

民意测验纷纷向白宫提供阴郁的情况。昨天发表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公众对福特总统处理对外事务的信心惊人地下降了。向公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认为他在致力于世界和平，只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作肯定答复，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作否定答复。百分之四的人没有定见。有的民意测验具体问到，美国是否应当作出孤注一掷的努力来支撑南越和柬埔寨的军队，答案是每五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人赞成这种行动。

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收到的信件使民意测验的结果更有份量，这说明为什么参众两院都愿意搁置总统的提供应急性军事援助的要求。

对那些曾经在越南作战的几十万美国人来说，本周从他们熟悉的北部省份和中部高原的城镇传来的消息显然使他们特别痛心。

他们在电视台、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倾向于强调全国那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整个经验毫无希望的情绪。

以前在越南的军医队服役的威廉·哈利斯莱说：“我有这种压倒一切的感觉：什么东西都被浪费，浪费，浪费。”一九六八年在西宁附近作战失去双腿和一个眼睛的前上尉爱德华·米尔斯更为激动。他说：“东西实际上被倾倒在阴沟里了。本周我们真正看到了整个事情是一出滑稽戏。我不愿看它。”

报纸社论中发出的支持福特一基辛格继续向南越和柬埔寨军队提供给养的呼声越来越微弱了，虽然大多数美国报纸强调紧急需要提供人道方面的援助。

### 就中东局势和美苏关系

#### 基辛格同多勃雷宁举行会谈

【路透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九日电】国务院系。这两位官员定期举行会谈，但是自从基辛格由于和平使命未能成功而于上星期天回国后，他们两人举行会谈还是第一次。

# 英政府发表白皮书说英应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说如英退出共同市场,将会损害英国,威胁西欧稳定,损害同美国之间的大西洋伙伴关系

【合众国际社伦敦三月二十七日电】(记者:约瑟夫·格里格)

威尔逊首相的工党政府今天说,英国应当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政府在一项正式的白皮书中说,英国退出九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将会损害英国,威胁西欧的稳定,损害同美国之间的大西洋伙伴关系。

白皮书说:“政府认为,按重新谈判的条件继续留在共同体内,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

发表白皮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四千万英国选民阐述最近结束的关于英国作为共同市场成员国条件的重新谈判的结果,在工党政府命令在六月的某个时候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将要求选民就继续留在共同市场的问题表示“赞同”或者“反对”。

它说,结果是,在从去年夏天开始的、以三月十日至十一日的共同市场都柏林最高级会议结束的谈判中获得的新的条件,使英国有正当理由继续留在共同体内。

白皮书说:“政府认为,英国退出共同体的后果将是不利的,将导致不稳定。这种不稳

定可能是旷日持久的,这本身就有危害。”

威尔逊的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但是三月十八日进行的一次表决以十六票对七票决定向全国建议投赞成留在共同市场的票。

尽管政府多数人已作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但是由左派和反共同市场派控制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昨天仍然决定建议退出共同市场。

白皮书是一项低调文件,大部分篇幅是对成员国资格的新条件的实质性阐述,没有以党派名义向全国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在公民表决中投赞成票。

白皮书说,英国退出“将是共同体内以及共同体同更广阔的世界之间发展更密切和更合作的关系的一个严重挫折。它将使西欧的稳定受到威胁”。

白皮书说:“一个团结的欧洲对大西洋伙伴关系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柱,九国(共同市场国家)与美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更合作的关系。”

白皮书警告这一点也受到威胁,它说:“英联邦国家政府清楚表明,它们希望英国继续留在共同体。”

【法新社伦敦三月二十七日电】政府的一个白皮书今天说,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能破坏西欧的政治稳定,并给英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白皮书说,无论如何,共同体仍然是英国的最亲密的近邻和最广阔的市场。

白皮书说,退出共同体的决定可能“大大影响人们对英国的信任,这对他们在英国进行投资和对他们为平衡我们的收支逆差提供资金的能力都有影响”。

白皮书在详细叙述了就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进行的“重新谈判”的结果以后,强调了英国接受履行的义务的限度和它对在共同体将来发展方面的一些保

留,这些保留是:

在能源方面,白皮书说,英国政府将“绝不”允许共同体的能源政策“以可能威胁到我们拥有或控制我们自己的自然资源——例如北海石油和煤气——的方式发展”。

在钢方面,白皮书说,政府重申它决心彻底解决私人企业的投资问题,如果英国继续留在共同体内的话。

白皮书说,目前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使共同体委员会和英国政府都不能行使这方面的司法权。

关于政治权力问题,白皮书说:“政府将不接受在欧洲建立任何联邦结构的任何义务。”

议会将在四月的第二周讨论白皮书。

法新社报道

## 《波尼亚托夫斯基结束伦敦之行》

【法新社伦敦三月二十五日电】题:波尼亚托夫斯基结束伦敦之行

法国国务部长兼内政部长波尼亚托夫斯基,星期一晚上,带着威尔逊首相给德斯坦总统的一封信关于英国留在欧洲共同体的信离开伦敦,他是应其英国同

行詹金斯的邀请在伦敦进行了两天的访问。

法国部长未向记者透露威尔逊信件的内容,而说从英国交谈者那里得到了正式保证:工党政府将不会提出任何“重新谈判”的问题,也不寻求改变罗马条约或共同体其他基本条约。

美报刊登斯姆尔科夫斯基关于苏修侵捷情况的回忆录

## 《布拉格,一九六八年:在飓风中心部的平静区》

我们在机场上等了足足半小时,可能有三刻钟,那些军官跑来跑去,显然在等待进一步的命令。然后,他们叫我们走出去,把我们弄进一辆汽车,驶往一个警察分局,约有十到十五公里远,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守护神”。我的“守护神”是一个上校,名叫尼古拉耶夫。他对我说:“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志,事情已经这样,你也只好算了,这是命运。你应该料到政治舞台上的这种事情。”

克里格尔同他的守护官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苏方然后用飞机把他们载过苏联边界前往鲁德尼亚,关在另一个警察站里。但是在后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他们受到较好的待遇,因为苏联领导人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抵抗的规模。在布拉格有巷战,傀儡政府拼凑不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了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以便认可改良派领导并要求军队撤出。当俄国人认识到他们必须同被他们废黜和绑架的人会谈时,他们用飞机把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弄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其他捷克领导人,虽然还没有同杜布切克相会,然后被带到共产党总部。)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都在那儿。我们彼此一一握手寒暄,面对面坐下来。勃列日涅夫同志头一个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来帮助你们了。”

我们从他的嘴里获悉,第十四次党代会还在

举行。国内有罢工,全国都在进行抵抗。我们还发现,没有成立新政府,斯沃博达同志(总统)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在莫斯科,我们将被带往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然后再回来。

我问:“这是不是说,我们不再受拘禁,我们再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代表。”

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有柯西金对我说,我们必须回去解散第十四次党代会,打消它的意图,我们必须遵循共产主义政策。我说,当然,我回去后要遵循共产主义政策,要按良心办事,不要违反人民的意志。这句话使同志们,特别是柯西金大为恼火。他说:“象你这么个老共产党人,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回答说:“嗯,我说的完全是正经话:正是由于我是一个老共产党人,我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想履行不违背我良心的政策。”

接着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我说话时,开始使用那种司空见惯的讲话方式。他太激动了。我对他说:“同志,你们正把我们两国之间几世纪来的友谊毁掉。”

意见交换毫无结果。我们的结论是最好这一天就这样算了。勃列日涅夫讲明了这一点。我说,我们也持有这个看法。我又说,历史将判断谁是正确的,谁犯了悲惨的错误。于是他们放我

【路透社伦敦三月二十二日电】威尔逊首相今天强烈告诫人们在即将就英国继续留在共同市场的问题举行公民表决的竞选活动中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威尔逊现在是左派猛攻的目标。

他说:“凡是降低身份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任何一方用谎言、欺骗或者甚至堕落行为进行争论,那就会败坏整个辩论,也会败坏搞这种行径的人的名誉。”

威尔逊的这个警告是在左派人物伊恩·米卡多昨晚发泄了一通以后在苏格兰工党一次会议上发出的。前工党主席米卡多说,首相正在领导“一支杂牌军队”进行战斗,这支军队包括反对党保守党的报纸以及伦敦的只对“一些轻易得来的外快”感兴趣的金融家。

首相要求自然地、同志式地、友好地、成熟地进行辩论。他说,他已告诫一些大臣不要“同他们通常不想与之打交道的人或者一些组织的代表”搞共同纲领。

他告诫任何大臣都不要卷得太深,以致疏忽政府工作,并暗示在公民表决以后可能进行政府改组,以防止任何大臣不守纪律。

威尔逊说,关于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的重新谈判是极为重要的,虽然不是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威尔逊说,重新谈判的条件“对英国来说是好的,对欧洲来说是好的,对英联邦来说是好的,对世界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好的,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好的”。

在昨晚遭到攻击之后,执政党的其他成员都支持首相。

【路透社伦敦三月二十三日电】执政工党内部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今天有使工党公开陷于分裂的危险。

赖曼说:“工党内部在共同市场公民表决问题上爆发的恶性内战以及工党内部目前纪律完全涣散这两点意味着,政府现在陷于夏天下台的严重危险。”

们走了,并告诉我们将把我们带到克里姆林宫。

一辆海鸥牌小汽车把我载到了政府的一所别墅。真巧,去年六月

我就住在隔壁一所别墅里。那时,这所别墅住的是伊朗国王,现在我住在里面了。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干净衣服,我们已有五天没有换内衣了,因此很脏,这样不行。我们搞得稍微“整洁文明”一点,就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我们的同志们早已指出,人家指望我们签订某种议定书。当我们看到苏联的草案时,我们说,这项草案完全不能接受,我们将草拟我们自己的议定书。波诺马廖夫则说,我们的建议是苏联人全然不能接受的。

谁都知道莫斯科的议定书;原来的草案甚至更为糟糕。它一开始就说,他们前来阻止一场反革命,他们是来给我们国际援助的。我们立即拒绝了这一点。因此这一点被删去了。原来的草案说,军队将呆下去。我们说,“不行”,叫他们加上了“暂时”这个字眼。议定书共有十四节。我们总算在其中一节里列入了这样一点:我们能够继续推行我们一月以后的政策,民主化等等。然后,我们对波诺马廖夫说,这项议定书仍然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我们不愿签订。

他说:“如果你们现在不签,那么在一周之内签。如果一周内不行,两周,两周不行,一个月。”他们态度就是如此强硬。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未完)

## 英国首相威尔逊谈六月份公民投票问题

路透社说威尔逊现在是工党左派一猛攻的目标  
共同市场问题上的激烈冲突有使工党分裂的危险  
在英加入

# 美联社报道 南越伪军从岷港逃跑时一片混乱

## 福特派四艘坦克登陆舰去岷港帮助伪军撤退

【美联社西贡三月二十九日电】今天，当北越军队以密集的炮击逼近岷港时，难民和政府军士兵争先恐后地抢着通过空中和海路逃离岷港。西贡军队对想强占一架撤退用的飞机的老百姓开枪和用脚踢，惊慌失措的难民从载得过满的驳船上掉进海里。大约四百名驻岷港的南越士兵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冲向从美国世界航空公司租用的一架救援用的飞机登上，使空运工作第二次停顿。航空小姐简·沃莱特说，她设法要帮助一个妇女上飞机，可是这个妇女被人从她手中拉了下去，并给踩了五次。她说，“这样一踩，她就完了。”

士兵们在飞机上问，什么时候再有飞机去运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次美国发起的空运工作从二十六日开始

弹，又是用自动步枪打。这架波音727飞机在断了一片机翼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飞回了西贡。在适合坐一百二十五人的机舱里将近装了三百人，还有一百人在货舱里或抱住了轮舱，还有一个吊在飞机起落架上、在慌乱中被压死的一名不走运的士兵的尸体。只有三名难民上了飞机。

士兵们在飞机上问，什么时候再有飞机去运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次美国发起的空运工作从二十六日开始

以来，只运走了不到两千名难民，海运运走了两万多人。但是，和涌入岷港的四十到六十万难民这个估计数字相比，这个百分比很小，岷港通常人口是五十万左右。

港口也是一片混乱，难民们挤满了驳船和渡船，想登上去金兰湾的船只。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九日电】今天获悉，福特总统已命令坦克登陆舰驶入岷港以营救逃避共产党攻势的南越难民。

政府官员说，福特运用他作为总司令的职权命令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集中四艘这类两栖舰（坦克登陆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用来把坦克以及其他大型武器运到岸上）尽快地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的撤退工作”，这种情况使人回想起敦刻尔克的情景。这些坦克登陆舰驻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美国海军基地。

## 韦安德从西贡赶到芽庄同伪军头目磋商

【合众国际社西贡三月三十日电】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韦安德今天上午匆匆飞往芽庄同中部地区的政府军司令阮文富进行磋商。

## 日报报道南越解放军和西贡伪军的兵力对比情况

## 《骤变的南越形势，两军力量的差别何在？》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驻西贡记者古森的一篇文章，题为《骤变的南越形势，两军力量的差别何在？》，摘要如下：

据一贯追踪北越和解放阵线军队动向的西贡美国当局人士在放弃中部高原之后立即发表的最新消息说，在南越境内的北越正规军，有十四个步兵师、两个防空师（对空射击）、一个重炮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特种炮兵师，共十九个师。一个师有一万到两万二千人，共计有十九到二十二万人。从该人士七四年初透露的十四万人这一数字来看，有很大的增强。这

些北越的正规军再加上解放阵线（革命政府）自己的四、五万人正规军，那么共产党方面的正规战斗部队全部有二十五万左右。如果加上地方军和游击队，总兵力约有三十八万。

相反，据说政府军总数是一百一十万。其中正规军，陆军四十五万，海军和空军合计十万。地面部队的具体情况是，步兵师十一个，海军和空降师各一个，突击团二十七个，装甲团六个，炮兵营三十五个等。如果这些地面兵力再加上拥有许多F 5、A 37等飞机的空军，政府军的总兵力则远远超过北越和解放阵线的兵力。火力和机动能力综

合起来，政府军占绝对优势。

据这位美国人士说，共产党军可以选择自己喜好的时候和喜欢的场所，从安全而又坚固的要塞地区进行炮击。而政府军要防守分散在全国的许多地区（仅仅村庄在全国就约有两千）和广泛的农业地区、通讯、公路网，必须防备敌人不时的袭击。政府军防守广大地区的态势，多少年来一直是建立在以近乎取之不尽的美援为前提之上的。如果这种援助减少，仍要维持广泛的防卫网，那当然就要出现极其虚弱的个别地方，各部队的机动性也将急剧减少。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九日电】军事分析家今天说，北越军队在拿下岷港后有两种选择：对沿海地区进行扫荡或者设法在春末雨季开始以前夺取西贡。

一位五角大楼的将级军官说，河内可能“设法对沿海地区进行扫荡”，清除在岷港和其他被包围的小块土地上的小股抵抗力量，并在已夺取的领土上建立他们自己的牢固的控制，而在明年以前不去威胁西贡。他说：“这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分析家也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

他继续说，另一个选择将是“让沿海被包围的小块土地自生自灭，而设法夺取西贡。如果我是他们的陆军元帅的话，这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他指出，北越人把他们的师向南调动，并把进攻西贡地区所需要的供应物资一起运去，那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各种分析家强调说，岷港离西贡很远，他们说西贡是几乎处于一场不同的战争中。一位分析家说：“在那里（西贡周围）眼下没有什么问题，除非他们的士气崩溃。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困难。”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九日电】今天有消息说，北越陆军的一个新的师在南越附近出现。越来越悲观的美国分析家们预言政府军大概会失去所有残留下来的沿岸小块地区。

如果这个新的师越过旧的非军事化边界南下，就会使参加在南越发动攻势的部队总数增加到十七个师，而留在北越的只有四个师。

分析家们说，北越的攻势的进展比八年前的大推进要快得多，而当时美国的空军和几乎无限的美国武器和弹药的补给曾帮助南越地面部队阻止住了上述入侵，并使敌人遭到惨重损失。

根据目前的想法，阮文绍总统大概将试图在西贡周围人口稠密地区和更南边的产米的三角洲一带建立防线。这将意味着把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放弃给北越。

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不愿意说责怪中部高地和北部的溃败的话。但是他们显然认为，主要应该责怪阮文绍在突然实行他的撤退计划时，没有事先打个招呼，也没有给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以准备实行有计划的撤退的时间。一些批评的矛头也针对着指挥官们，因为他们使局势失去控制。

总的来说，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估计，在南越的十三个师中，只有九个师还有战斗力，其中大部分是在西贡周围的军区和湄公河三角洲。

即使南越的领导人决定建立防线来保卫这些地区，他们也必须对付这些地区内部的严重威胁。

而一直在这里受到批评。

当华盛顿宣布取消禁运、印度作出它第一个怒不可遏的强烈反应时，萨克斯比被迫在前来新德里之前在泰国等候，显然感到很尴尬。

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萨克斯比现在正设法同福特政府比较保持一致。他今天在接见记者时回顾说，在美国实行禁运期间，印度从苏联购买了约值二十亿美元的武器。他说，这是促使美国解除禁运令的“重大的因素”。

他说，而且，不管美国是否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华盛顿同新德里的关系从未真正得到过很大的改善。

萨克斯比解释说，“不只是武器问题，还涉及到另外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问题。印度的态度并不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华盛顿总是说，不管刺激不刺激它，反正是个苦海。”

长期以来，美国驻印度大使成了新德里最众目睽睽地受人注意的外交官。例如，差不多没有一个印度人知道苏联大使是谁而却人人都知道美国大使的一举一动。印度报纸经常报道美国大使旅行的消息，并对他的公开讲话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报美通社道

美军事分析家评南越战局

## 英·甘地对美新任驻印大使表示欢迎

## 美报评论《萨克斯比认为美印关系冷淡》

【美联社新德里三月二十四日电】英·甘地总理今天正式欢迎了美国新任大使萨克斯比，同他热情握手。萨克斯比已经成了正在产生争议的目标，尽管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不事声张的外交官。

萨克斯比对总理进行了所有新使节都要进行的礼节性的拜访，这次拜访历时十八分钟。三月二日到达这里的这位前司法部长、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说，这次会见“非常好”。他说：“她对我在这里的使命表示了良好的祝愿。”但是他未作进一步说明。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十九日刊登该报外事记者发自新德里的一篇评论，题为《萨克斯比认为美印关系冷淡》，摘要如下：

美国新大使萨克斯比今天承认，美印两国在彼此关系上所能期望达到的最多只是彼此“勉强尊重”另一方而已。

萨克斯比是在向印度政府递交国书刚好十天之后接见一位记者发表谈话时，对印美关系作了这种阴郁的估计的。

他说，“二十七年来我们懂得了，印度同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或许永远不可能密切。充其量也只能发展为一种勉强尊重的关系而已，在

目前，能达到这一点，就算是重大的成就了。”

这番话出自一直极力赞扬印度，并批评美国最近决定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语的萨克斯比之口，看来他的这番话是想为他的新职确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

他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我认为，改善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并不是我的基本任务。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我相信我国的文化和政策，如果印度方面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的，那很好，但是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我总是在这里。”

他并不幻想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中，印度会占有一定的地位。

萨克斯比第一次批评了印度，并把两国关系不好的部分责任归咎于英·甘地总理。

这位五十五岁的前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他以直言不讳著称）因最初企图表示不赞成福特总统决定取消对次大陆实行了十年的武器禁运



##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美国 阿瑟·高尔斯顿

搬运大堆麦粒或装进打麦机，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干这些活，要用木锨，更多时候是用柳条编的大簸箕。这种簸箕能搬运相当重量的麦粒。我和贝思弯下腰，把大簸箕塞进麦粒堆，盛满之后，直起腰

把簸箕端到打麦机旁，把麦子倒入机器内，再回去运第二趟。这样来回走好几百次，我们俩都感到很累，老要停下来喘口气。可是农民们虽然个子不大，看上去肌肉也不很发达，却全都不停地干，一直到规定的休息时间才歇。

我们在场地干活的时间最长，也最满意。我们很喜欢和农民一起干活，唱歌，开玩笑，和他们济济一堂，分享他们对丰收的自豪感。虽然这一年天气干旱，但是收成比往常好，原因显然是公社的抽水机有所改进并利用了地下水源。

最后打干净了的黄澄澄的麦粒堆在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场地上，麦秸整齐地垛在四周，用过的工具都擦干净了放在场四周的棚里，大家准备好分麦子。分麦子的前一天，忽然要下雨。农民们完全不存侥幸之心，立即把堆在场院边上一捆捆席子打开来，从下往上一领压一领地把麦粒遮盖起来。除非是倾盆大雨，一般的暴雨都会顺着席子往下流到地上，使麦粒不致受潮。

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处理麦秸。麦秸是留下来垫猪圈和送工厂去造纸的。他们把较长的麦秸堆成垛，然后再用麻袋装上碎麦秸扔到垛顶上。有一人在上面把碎麦秸倒出来，把垛顶上有窟窿眼的地方填上。这样，在下大雨时，雨水可以往外流；尽量不让雨水流进垛里面，争取麦秸少受损失。有时候，最后还得在垛顶上抹一层细泥，这样就更加不会透雨了。

小队分麦子的那天，场地里人声嘈杂，人心特别兴奋。各家各户的管家人都在场地里。人们用簸箕把打干净的麦子装进麻布袋，然后用麻

绳把口紧紧扎上。两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把全部麦子一袋一袋过秤。会计把每一口袋的重量都登在本上，还用一把算盘打出总数。当全部麦子都装进了口袋之后，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份是分给各家的口粮，一份是公粮。后者要运到中心粮库去，然后由政府统一调拨，运往北京市场出售。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全年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就来自向国家出售粮食所得的利润。他们干了好几个月了，总收成不错，他们希望收入也能相应地增加。这里和马陆人民公社一样，每个农民本人的份额是按小队自己定的方案分配的。干活多的自然多得，大家公认干活低于一般标准的人要少得。当然有些农民会感到失望。不过我们看到了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农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推动之下，干的活都是高标准的，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送往集体粮库的粮，由两人合搬一个口袋，装上一辆马车。我也帮着搬口袋，伙伴们翘起大拇指，表扬我，这对我是最大的酬劳了。

我和贝思还在稻田里干了几天活。因为稻田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二里地，就在靠近公社边上铁工厂那里。我们由老张带领，借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蹬着车去干活。

在稻田里，人们不仅要使庄稼长得好，还要安排得美丽好看，这就产生了一幅难忘的景象。每一块稻田四周都有用手和锹细心修起来的土埂把水保存在里面。每块稻田灌了水之后，用牛犁松耙平，使整个底土松软，适于秧苗生长。稻秧现在已有六英寸左右高，绿油油的。我们的任务

是沿着狭窄的小道走到秧田边上，蹲下来拔秧苗。这就是说，把秧苗一把一把从秧田里拔起来，注意不要伤了根，要松开土，轻轻地拔。如果根上粘了泥土，就在水里涮干净，然后用一根稻草拦腰捆成小把。女孩子用柳条筐把捆好的秧苗挑到已经准备好的稻田边上。稻田里，妇女们戴着大草帽，站在膝盖深的寒冷而混浊的水里，灵巧地把秧苗分开，把根插进泥土里。一天工作下来之后，稻田里又是一番景色，水面上露出了间隔整齐的绿秧苗。这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很愉快的工作，可是对我说来却十分难受，因为我这美国肌肉经不起长时间的蹲。但是老张早就料到了我的困难，给我带来了一只小板凳，这使我干起活来舒服多了。农民们对此感到挺好笑。

一些公社的中学生也来帮助拔秧苗。他们每星期到地里劳动半天。这一伙孩子兴高采烈，似乎比大人更对我们感兴趣。有一天，我们在稻田和玉米地之间的几棵杨树底下休息，他们唱起歌来了，唱了几支之后，就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唱美国歌。我和贝思就唱了一些古老的流行歌曲。

在院子里，音乐也加深了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谊。我带着笛子，偶尔在晚饭前吹一会。笛声一响，孩子们就围拢来，观察我的手和嘴唇的每个动作。他们一定要贝思和戴尔伴唱。过了一些日子，等到这些歌曲听熟了之后，到了合唱的部分，他们也一起唱起来。贝思带了口琴，每次她一吹，孩子们就围拢来。戴尔有时候在院子里轻声地给小不点儿唱歌，边唱边教英语，使得老老少少都学会了用英语说鼻子、眼睛、耳朵、下巴、嘴、头发。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在四个月的“汉语速成”班上学到的一些贫乏的词汇。

(十三)

\*\*\*

曼谷《新中原报》社论

## 《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本刊讯】曼谷《新中原报》三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摘要如下：

很容易看得到的，这次特赦释放战犯，具有着颇不寻常的意义。原因是前六次是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差不多每年释放一次，现在这一次却是经过十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大斗争，以及今年初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宪法之后，把所存下的战争罪犯都给予特赦释放，这除表现出今日中国大陆已经真正步入安定团结和巩固之外，同时亦赋予另一个重大的政治意义，为

解放台湾，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发挥作用。

华国锋在对这批获释战犯讲话中，引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

“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北京最近这一动人

措施，是根据“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的。从前因为这批人都是“战犯”，所以必须严厉“惩办”以警效尤，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教育之后，大部分已经有着“良好表现”，所以亦就应该给予“宽大”待遇，才算公平合理。这项措施，如果是在旧时代，必定会大书特书，称它是件“仁政”，来一个歌功颂德；但这一套都是废话，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如果说它是向台北实行攻心战略，似无不可，甚至说此举是故意作一次政治压力，亦应该不会说错。在北京的欢宴大会中，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

维代表战犯们讲话时说，他们将“努力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使祖国统一”。而要贡献力量促使祖国统一的方式很多，可以用言论，亦可以实际行动，可以留在大陆，更可以到台湾去。

据消息报道，此次北京释放大批战犯，世界各国都加以喝彩，只有台北和莫斯科感到不快，没有给予好评。这亦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北京此次好象抛出一个沉重的“政治皮球”，使台北方面感到左右为难，那些人原是自己的旧僚属，旧袍泽，不接受他回来吗？于情于理不合，接受吗？又将如何安排措置，才免成为心腹之患？这实在是煞费周章的事，但却犹如口含黄连，有苦难言！莫斯科呢？因为它别有野心，不愿意看见中国统一，所以当然亦不会给予好评。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三月二十六日刊载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对于他培育起来的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以致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切决定都要由他亲自做出，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最高一级，他使北京随时了解他在中东进行的几乎所有的谈判的情况。据国务院人士说，他特地向中国人保证，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的利益的事情。

在较低一级，基辛格极其小心翼翼地避免表现出对中国国民党人有丝毫好感的样子，以免触怒他们在大陆上的兄弟。举例来说，他故意冷落中国国民党大使沈剑虹，后者一直想要同他会谈，但都没有成功。

中国国民党人还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许多庆祝典礼。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基辛格精神紧张地指示他的手下人员尽量使国民党人不为人们所注意。因此国务院正试图使台湾限于参加地方上的活动。

对于在台湾的一项涉及一笔不到十万美元的美国赠款的不重要的计划也发生了争论。基辛格的助手们担心国民党人将大吹大擂地宣传这是表明美国偏袒蒋介石的一个迹象。象往常一样，这件事情将由基辛格亲自作出最后决定。

## 美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到台湾活动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五日电】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海军中将，今天坐旗舰到达基隆，访华三天。这是斯蒂尔于一九七三年接任现职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华民国。行政院蒋经国今天接见斯蒂尔中将，曾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斯蒂尔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

美《纽约邮报》发表的文章说

## 基辛格在对华问题上非常敏感

场献人上学返允局题特搞一个动将道用意电一  
解殷对的被箴回许大教一《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放勤外自一特言中他们张外《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一从评过小的报一自由鼓记者九三《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个而论去卒蒋有这去地者三《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岛的背员敌介根使台从北北《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的离指人石将据湾叫京京《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问题自宽显领得出嚷报争战《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所己北京宏示是出放道罪了《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持原向大量陆传结战道罪了《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的来台一领棋论可以犯中国《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立对湾导盘说教再犯中国《起个会于北十分《题

北京最近这一动人

措施，是根据“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的。从前因为这批人都是“战犯”，所以必须严厉“惩办”以警效尤，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教育之后，大部分已经有着“良好表现”，所以亦就应该给予“宽大”待遇，才算公平合理。这项措施，如果是在旧时代，必定会大书特书，称它是件“仁政”，来一个歌功颂德；但这一套都是废话，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据消息报道，此次北京释放大批战犯，世界各国都加以喝彩，只有台北和莫斯科感到不快，没有给予好评。这亦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北京此次好象抛出一个沉重的“政治皮球”，使台北方面感到左右为难，那些人原是自己的旧僚属，旧袍泽，不接受他回来吗？于情于理不合，接受吗？又将如何安排措置，才免成为心腹之患？这实在是煞费周章的事，但却犹如口含黄连，有苦难言！莫斯科呢？因为它别有野心，不愿意看见中国统一，所以当然亦不会给予好评。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五日电】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海军中将，今天坐旗舰到达基隆，访华三天。这是斯蒂尔于一九七三年接任现职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华民国。行政院蒋经国今天接见斯蒂尔中将，曾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斯蒂尔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

## 《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

美国 阿瑟·高尔斯顿

搬运大堆麦粒或装进打麦机，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干这些活，要用木锨，更多时候是用柳条编的大簸箕。这种簸箕能搬运相当重量的麦粒。我和贝思弯下腰，把大簸箕塞进麦粒堆，盛满之后，直起腰

把簸箕端到打麦机旁，把麦子倒入机器内，再回去运第二趟。这样来回走好几百次，我们俩都感到很累，老要停下来喘口气。可是农民们虽然个子不大，看上去肌肉也不很发达，却全都不停地干，一直到规定的休息时间才歇。

我们在场地干活的时间最长，也最满意。我们很喜欢和农民一起干活，唱歌，开玩笑，和他们济济一堂，分享他们对丰收的自豪感。虽然这一年天气干旱，但是收成比往常好，原因显然是公社的抽水机有所改进并利用了地下水源。

最后打干净了的黄澄澄的麦粒堆在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场地上，麦秸整齐地垛在四周，用过的工具都擦干净了放在场四周的棚里，大家准备好分麦子。分麦子的前一天，忽然要下雨。农民们完全不存侥幸之心，立即把堆在场院边上一捆捆席子打开来，从下往上一领压一领地把麦粒遮盖起来。除非是倾盆大雨，一般的暴雨都会顺着席子往下流到地上，使麦粒不致受潮。

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处理麦秸。麦秸是留下来垫猪圈和送工厂去造纸的。他们把较长的麦秸堆成垛，然后再用麻袋装上碎麦秸扔到垛顶上。有一人在上面把碎麦秸倒出来，把垛顶上有窟窿眼的地方填上。这样，在下大雨时，雨水可以往外流；尽量不让雨水流进垛里面，争取麦秸少受损失。有时候，最后还得在垛顶上抹一层细泥，这样就更加不会透雨了。

小队分麦子的那天，场地里人声嘈杂，人心特别兴奋。各家各户的管家人都在场地里。人们用簸箕把打干净的麦子装进麻布袋，然后用麻

绳把口紧紧扎上。两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把全部麦子一袋一袋过秤。会计把每一口袋的重量都登在本上，还用一把算盘打出总数。当全部麦子都装进了口袋之后，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份是分给各家的口粮，一份是公粮。后者要运到中心粮库去，然后由政府统一调拨，运往北京市场出售。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全年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就来自向国家出售粮食所得的利润。他们干了好几个月了，总收成不错，他们希望收入也能相应地增加。这里和马陆人民公社一样，每个农民本人的份额是按小队自己定的方案分配的。干活多的自然多得，大家公认干活低于一般标准的人要少得。当然有些农民会感到失望。不过我们看到了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农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推动之下，干的活都是高标准的，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送往集体粮库的粮，由两人合搬一个口袋，装上一辆马车。我也帮着搬口袋，伙伴们翘起大拇指，表扬我，这对我是最大的酬劳了。

我和贝思还在稻田里干了几天活。因为稻田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二里地，就在靠近公社边上铁工厂那里。我们由老张带领，借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蹬着车去干活。

在稻田里，人们不仅要使庄稼长得好，还要安排得美丽好看，这就产生了一幅难忘的景象。每一块稻田四周都有用手和锹细心修起来的土埂把水保存在里面。每块稻田灌了水之后，用牛犁松耙平，使整个底土松软，适于秧苗生长。稻秧现在已有六英寸左右高，绿油油的。我们的任务

是沿着狭窄的小道走到秧田边上，蹲下来拔秧苗。这就是说，把秧苗一把一把从秧田里拔起来，注意不要伤了根，要松开土，轻轻地拔。如果根上粘了泥土，就在水里涮干净，然后用一根稻草拦腰捆成小把。女孩子用柳条筐把捆好的秧苗挑到已经准备好的稻田边上。稻田里，妇女们戴着大草帽，站在膝盖深的寒冷而混浊的水里，灵巧地把秧苗分开，把根插进泥土里。一天工作下来之后，稻田里又是一番景色，水面上露出了间隔整齐的绿秧苗。这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很愉快的工作，可是对我说来却十分难受，因为我这美国肌肉经不起长时间的蹲。但是老张早就料到了我的困难，给我带来了一只小板凳，这使我干起活来舒服多了。农民们对此感到挺好笑。

一些公社的中学生也来帮助拔秧苗。他们每星期到地里劳动半天。这一伙孩子兴高采烈，似乎比大人更对我们感兴趣。有一天，我们在稻田和玉米地之间的几棵杨树底下休息，他们唱起歌来了，唱了几支之后，就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唱美国歌。我和贝思就唱了一些古老的流行歌曲。

在院子里，音乐也加深了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谊。我带着笛子，偶尔在晚饭前吹一会。笛声一响，孩子们就围拢来，观察我的手和嘴唇的每个动作。他们一定要贝思和戴尔伴唱。过了一些日子，等到这些歌曲听熟了之后，到了合唱的部分，他们也一起唱起来。贝思带了口琴，每次她一吹，孩子们就围拢来。戴尔有时候在院子里轻声地给小不点儿唱歌，边唱边教英语，使得老老少少都学会了用英语说鼻子、眼睛、耳朵、下巴、嘴、头发。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在四个月的“汉语速成”班上学到的一些贫乏的词汇。

(十三)

\*\*\*

曼谷《新中原报》社论

## 《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本刊讯】曼谷《新中原报》三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摘要如下：

很容易看得到的，这次特赦释放战犯，具有着颇不寻常的意义。原因是前六次是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差不多每年释放一次，现在这一次却是经过十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大斗争，以及今年初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宪法之后，把所存下的战争罪犯都给予特赦释放，这除表现出今日中国大陆已经真正步入安定团结和巩固之外，同时亦赋予另一个重大的政治意义，为

解放台湾，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发挥作用。

华国锋在对这批获释战犯讲话中，引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

“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北京最近这一动人

措施，是根据“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的。从前因为这批人都是“战犯”，所以必须严厉“惩办”以警效尤，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教育之后，大部分已经有着“良好表现”，所以亦就应该给予“宽大”待遇，才算公平合理。这项措施，如果是在旧时代，必定会大书特书，称它是件“仁政”，来一个歌功颂德；但这一套都是废话，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如果说它是向台北实行攻心战略，似无不可，甚至说此举是故意作一次政治压力，亦应该不会说错。在北京的欢宴大会中，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

维代表战犯们讲话时说，他们将“努力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使祖国统一”。而要贡献力量促使祖国统一的方式很多，可以用言论，亦可以实际行动，可以留在大陆，更可以到台湾去。

据消息报道，此次北京释放大批战犯，世界各国都加以喝彩，只有台北和莫斯科感到不快，没有给予好评。这亦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北京此次好象抛出一个沉重的“政治皮球”，使台北方面感到左右为难，那些人原是自己的旧僚属，旧袍泽，不接受他回来吗？于情于理不合，接受吗？又将如何安排措置，才免成为心腹之患？这实在是煞费周章的事，但却犹如口含黄连，有苦难言！莫斯科呢？因为它别有野心，不愿意看见中国统一，所以当然亦不会给予好评。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三月二十六日刊载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对于他培育起来的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以致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切决定都要由他亲自做出，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最高一级，他使北京随时了解他在中东进行的几乎所有的谈判的情况。据国务院人士说，他特地向中国人保证，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的利益的事情。

在较低一级，基辛格极其小心翼翼地避免表现出对中国国民党人有丝毫好感的样子，以免触怒他们在大陆上的兄弟。举例来说，他故意冷落中国国民党大使沈剑虹，后者一直想要同他会谈，但都没有成功。

中国国民党人还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许多庆祝典礼。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基辛格精神紧张地指示他的手下人员尽量使国民党人不为人们所注意。因此国务院正试图使台湾限于参加地方上的活动。

对于在台湾的一项涉及一笔不到十万美元的美国赠款的不重要的计划也发生了争论。基辛格的助手们担心国民党人将大吹大擂地宣传这是表明美国偏袒蒋介石的一个迹象。象往常一样，这件事情将由基辛格亲自作出最后决定。

## 美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到台湾活动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五日电】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海军中将，今天坐旗舰到达基隆，访华三天。这是斯蒂尔于一九七三年接任现职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华民国。行政院蒋经国今天接见斯蒂尔中将，曾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斯蒂尔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

美《纽约邮报》发表的文章说

## 基辛格在对华问题上非常敏感

场献人上学返允局题特搞一将道用【电】  
解殷对的被箴回许大教一启会于意题  
放勤外自一特言中他们张外一《消  
一从评过小的报一自由鼓国一息  
个而论去卒蒋有这去地者三报  
岛的背员敌介根使台从北北三  
的离指人石将据湾叫京京名  
问题自宽显领得美湾嚷京战  
所己北京宏示是出也放道争  
持原向大量陆传结《基》罪  
的来台一领棋论《督》犯  
立对湾导盘说教论督可以犯  
中国

北京最近这一动人

措施，是根据“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的。从前因为这批人都是“战犯”，所以必须严厉“惩办”以警效尤，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教育之后，大部分已经有着“良好表现”，所以亦就应该给予“宽大”待遇，才算公平合理。这项措施，如果是在旧时代，必定会大书特书，称它是件“仁政”，来一个歌功颂德；但这一套都是废话，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五日电】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海军中将，今天坐旗舰到达基隆，访华三天。这是斯蒂尔于一九七三年接任现职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华民国。行政院蒋经国今天接见斯蒂尔中将，曾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斯蒂尔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